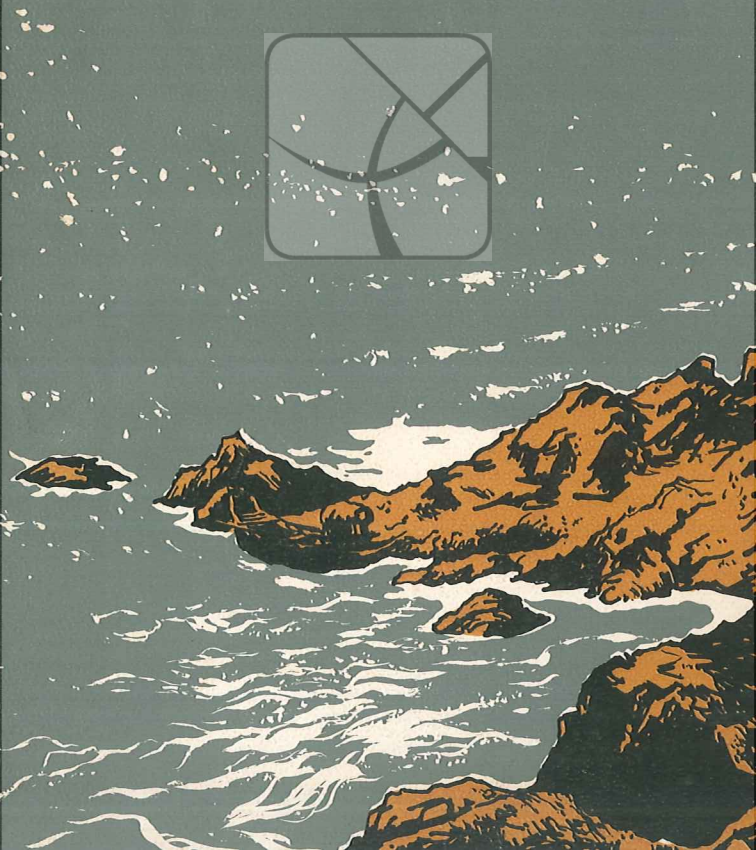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李擒白

紫船頭

——我生長的地方



柴船頭

——我生長的地方



李擒白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出版：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地址：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承印：新馬出版印刷公司

日期：7. 1973

M\$1.20

目 錄

牛车水之夜	(1)
贝壳	(3)
静静的裕廊河	(5)
“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7)
寄语	(12)
一个	(15)
风雨的年代	(17)
啊, “雪梨”!	(20)
夹板厂之歌	(22)
寄自远方	(28)
童年	(31)
估俚间	(33)
海员	(35)
归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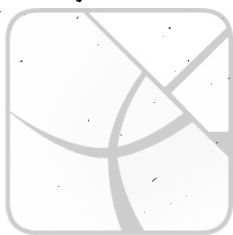
红 烛	(38)
“ 早 晨 ”	(41)
无 题	(43)
一个女文员	(44)
在“丹那美拉”	(47)
天桥剪影	(49)
新加坡河之歌	(51)
铁钉颂	(53)
过春节	(54)
收档后	(56)
柴船头素描	(58)
仙人掌与骆驼	(61)
守门人	(62)
工业路上	(65)
我们厂边那条河	(68)
黄昏的裕廊河	(70)
画灯笼	(71)
倔强的十年	(73)
在果园里	(75)
柴船头的苦雨	(77)
你们来的时候	(79)

朝雾 (81)

午夜的车厂 (83)

*

后 记



牛車水之夜

曾经跨过“猪仔”疲惫的脚步，
也响过检证日军杂沓的靴声；
如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
灯光、商品，五颜六色；
天桥飞架珍珠坊，歌剧院
轻浮的流行歌曲，
时髦的奇装异服，
在这牛车水的夜市交织……

历史跨进七十年代，
城市重建下：旧楼拆迁，
默默盘算一天生计的小贩，
迈着疲惫的脚步回去组屋；
街边有人贴上一纸光明，
刺探这夜的黑幕。

沙莪巷传来断断续续的鼓乐声，
吊丧的人打牌声里放眼黎明曙光。

（一九七〇年十月廿日）



貝 殼

随着一阵力的冲击
溅起了希望的浪花，潮退了
掉队的贝儿在沙滩上留下
啊！贝儿，大海的儿女
别依恋沙滩的温暖
别存炫耀人世的骄傲
午夜，潮涨的时刻
希望的浪花会再一次的冲击
给你们力量，回到大海的怀抱

那些不回大海的贝儿
在沙滩上炫耀着美丽的外衣
招供着大海的秘密
可是，人们已不相信——
贝壳，这没有灵魂的东西

(它的出现，半点不稀奇)
如今，它们的价值
只是一件装饰品
它们的命运就是被唾弃

(一九七〇年十月廿日)



靜靜的裕廊河

靜靜的裕廊河緩緩流，
流经劳动人们血汗建立的工业城；
从前毒蛇、鳄鱼盘踞的沼泽地，
如今是大亨利润角逐的狩猎区。
当年白骨累累的“杀人港”，
如今河湾的夹板厂又招展天皇旗。
星罗棋布的工厂，就像八爪鱼的吸盘，
贪婪地吮吸“利润”，吞进那无底的肚腩……

多少女工穿梭在织布机旁，
把希望和青春织在布匹里。
塑胶花女工在厂房里把春天盼望，
春天啊，春天；这里只有风雨和暑天。
制药厂工人提炼了灵丹百药，
却医治不了饥饿、贫穷。
铁厂、船厂、板厂和袜厂的工人，

为温饱勇敢的经风雨，见世面……

静静的裕廊河日夜流，
裕廊镇昼夜交织着生命的叫喊；
三更半夜渔贩揉着惺忪睡眼，
赶到腥味冲天的中央渔场。
飞快的载泥啰哩车，
赶早摸黑在生活疆场上追逐。
夜班工人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在厂房守候着黎明……

裕廊河啊静静流，
流着这时代人们的希望，血泪……
风雨黄昏的裕廊镇，一片冷寂！
冷透了街边小贩的心……
远处笼罩云雾的山峦，
沉重地压着大地，
飞禽山、游泳池、教堂、戏院，一片迷茫；
是谁夸耀“春天湖”畔这“新兴”天堂？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 柴 船 頭 ”

——我生長的地方

柴船頭，就在新加坡河畔，
柴船頭，饱含着新加坡河的辛酸；
新加坡河长年流着黑水，漂着垃圾、泡沫……
只有狂风暴雨山洪把浊流染红。
一艘艘的大舫船在浊流里颠簸，
载来鱼、米、商品、机器……
又把胶、锡、土产运出新加坡。

溪墘的木材堆成一垛垛，
烈日下，穷孩子检拾树皮、木碎……
黄昏，乘凉的人榕树下看晚霞西照，
一群孩子在岸边、船上捉迷藏，

天黑了，他们都回去小巷；
邻居们在“五脚基”聊天话家常，
昏暗的街灯映照一张张忧伤的脸。……

清晨，柴船头喧闹着生命的叫喊，
渔行的工人们，
沉重的鱼箱压在肩上，
湿漉漉的跳板摇晃又冰凉，
寒风括起阵阵的鱼腥味，
买鱼和卖鱼的，把污水踩成泥浆，
渔民和渔贩，默默把生计盘算……

河畔的货仓，囤积了胡椒、椰干、米粮……
衣衫褴褛的老人、儿童，
挤在罗哩车下检拾碎米、椰干，
叱呵、谩骂，巴掌落在瘦弱身上；
卖蕃薯汤的老太婆，拎着铁锅徘徊街边；
守门的“孟加里”，夜夜对着壁虎、飞蛾，
睡在“五脚基”想念在印度的妻儿……

老旧楼房屋檐上寄生的草木抖瑟，

长街一望数十间的当铺、药行、寿板店，
——“披沙街”曾经就是停棺的地方。
这里有家眷的房客租住阁楼、暗房，
单身汉挤在污浊的“估俚间”统铺上；
一座楼房挤满七十二家房客，
整座楼公用一个水喉、厕所。

“估俚间”住着日赚日吃的穷人，
清早他们就四处为生活奔波，
只有病重的老估俚，躺在“吊铺”呻吟……
三轮车夫烈日下把生活踏，
前途茫茫，踏往何方？
驳力工友捐着重压，从驳船到货仓，
短短的狭窄跳板，一辈子走不完！

新加坡河水多污浊，
柴船头老百姓生活困苦，
做童工的捡咖啡枳、涂神纸……
做女工的把宝贵的青春贱卖给工厂，
稀粥咸菜有上顿没下顿，营养不足，
病魔前门进，死神从后门来，

讨债人大摇大摆……

古庙的“散仙”——吃黑饭的流氓，
聚赌在街边咖啡档，
没事找架打，钉梢过路的姑娘；
收“十二支”的寡妇，
开赌馆、烟馆的二房东，
贩毒走私的“地头蛇”，
交织成柴船头的污浊。

“中元节”大戏唱几晚，家家户户要捐钱，
“地头蛇”、“炉主”、“神棍”中饱私囊！
戏台下姑娘媳妇嗑瓜子听戏聊家常，
喧闹中来了小贩、卖艺卖药的“江湖佬”，
孩子们凑着热闹，在街边游荡；
戏台上好人落难，“青衣”哭断肠！
柴船头，伤心事家家有，触景心伤。

如今，柴船头的渔市搬去裕廊，
一把火烧光了“猪仔场”熟食巴杀。
桥头再也听不到“讲古佬”的传奇、神话，

居住几十年的小巷陋屋就要拆迁，
无依无靠拾荒老汉，不知流落何方？
再也看不见小巷堆积空罐、废铁、碎布……
“陶英小学”也只余留一座空楼房。

柴船头挨过多少穷岁月？
新加坡河水苦难流不完！
旧社会制造了多少的罪恶，
把柴船头穷人的青春生命蚕食着；
虽然，柴船头的老少没有欢笑过，
可是，大船佬以肩膀顶着碗口粗的船篙，
在黑色的河水上支撑，一步步迈向前！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九日）

寄 語

抛弃旧包袱

树立新抱负

深入生活底层的人们

他们会关怀

那曾经诞生着

希望的山岗

那绿色的园地

图书馆的红墙

别以为裕廊

只有相思树

请看，在咸水芭

泡着生活苦汁的红树林

没有赞美

缺少关怀

它们却蓬蓬勃勃地

长得密密实实

在我们扎根的土地上

相思树

开着粉粒状的黄花

红树林

密密实实长在咸水芭

千万人孕育着山岗的希望

——希望的种子

落地生根发芽

来一阵暴风雨吧

咸水芭的红树林

绿意盎然

枝干挺拔

让我们的手

紧紧握在一起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来这里

山岗，河畔

春来都一样
你们将看到；这里
没有含蓄
只有针刺
不见幽香
劳动的汗
散发着苦咸

你站在山岗上
想白云的自由
赞青松的坚贞
我生活在裕廊河畔
在工厂流汗
让我们颂一支
心里火热的冬梅赞
在生活的疆场，预约——
迎接赤道的雨骤风狂
让冲去垃圾的裕廊河

奔流滚溢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個

一个工人
从“鷹架”上跌下
伤好了
又要爬到“鷹架”上

一个渔民
天黑浪急葬身海底
渔民的儿子
又要出海捕鱼

一个农民
失去相依为命的土地
他还要

耕种租佃的田地

一个小贩

被“抄牌”，被驱赶

他借高利贷

依旧叫卖在马路市场

一个真理

讲给所有劳苦大众听

他们就会觉醒

把幸福的生活找寻

（一九七〇年十月八日）

風雨的年代

时间的河流冲洗着过去，
往事就如洗得褪色的布衣；
眼前自鸣得意的人，早已忘本、忘形！
生活迫得喘不过气的人，也许还要叹息……
我们却要将它披上，取暖把寒御，
看看先辈走过的生活脚印……

当年离乡别井、饥饿的行列，
被囚在“浮动地狱”，驱赶到胶林、矿井；
在猛兽蚊蚋的侵袭，督工的皮鞭下，
拓荒“猪仔”的劳动创造新天地；
一把骨头却散落在荒山老林，
点点冷火就像他们幽灵的眼睛。

“山下奉文”刺刀挑着“共荣圈”，

“香蕉票”代替了“金元券”，
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抗日的烽火照亮了黑夜，
多少人“抛头颅，洒鲜血”，
三年八个月……

赤道的和平昙花一现，
“死神”驾着战车纵马挥鞭；
亲人失踪了，我们时刻想念。
“新村”围上了铁刺网，
家无粒米，吃着“大锅饭”，
漫山遍野硝烟弥漫……

当“民主”、“自由”贴上粉墙，
人们被诱导在卡纸上打“×”，
当胶林水限，胶树落叶，
季候风在渔港呼啸，……
夕阳下，饥饿的行列影子落在尘埃上，
生活的鞭子抽打着赤膊的人！

人间的忧伤既然尝遍，

就要让生命像离弦的箭，
划破长空，射向生活的理想；
新的事物总是植根现实土壤，
战胜风雨、严寒，萌芽生长，
在血汗灌溉中开花结果！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四日)



啊，雪梨！

啊，“雪梨”！

你这白澳的城市。

你向世界夸耀——

雪梨桥的壮丽，

圆形大厦的高矗，

动物园的珍禽异兽；

我却看到标价昂贵的商品，

一件件隔着橱窗的玻璃，

张大了行人的眼睛；

眼盖膏涂抹着“新潮派”的女性，

高跟鞋、长丝袜、短小的“迷你裙”，

奇装异服的“喜痞士”

招摇过你的街市……

啊，“雪梨”！

你这彻夜不眠的城市，

你的白昼阳光冷淡，

你的夜晚寒风冷冽；

在你的街道上，

川流着车辆、行人

徘徊着笑脸倦容的“神女”

霓虹灯眨着眼睛，预告着——

多少庸俗的、社交场所的风流事，

多少不寒而颤的恶梦、恐惧，

交织着金钱社会所散播的毒菌，

一幕幕在你“繁荣”的架步里——

灯红酒绿的酒吧，色情舞台上演出。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

夾板廠之歌

在那靜靜的裕廊河
被圍起的河面上
苦咸的河水把一段段樹桐浸着
它們來自印尼、沙巴、馬來半島
千里迢迢來到裕廊河
裕廊河被樹汁染成黑紫色
裕廊河被傾倒的木屑淤塞
裕廊河變成夾板廠浸木的水道
裕廊河啊！流不盡河水的咸苦

自從裕廊河畔建起夾板廠
裕廊河就遭受了苦難
更大的苦難落在工人身上
每張夾板是工人勞動雙手所創造
夾雜着多少工人的青春、血汗

新兴工业啊！低工资，高利润
做死工人，养肥大老板

踏进木屑飞扬的夹板厂
一张张苍白的脸色，白里透黄
一双双疲惫的眼睛，血丝布满
八小时紧张忙碌的操作
头昏眼花、手脚酸软
产品要多、质量要好
规定的指标一定要超过
每天，夹板厂吞噬树桐千百吨
生产夹板万千张
女工一天只有三块钱
房租、车费、手套都要自掏腰包
“单身汉”三餐还是吃不饱

夹板厂，隐藏着工业的危险
伺候着工人千个小心一个不留神
锋利的钢刃把手指砍断
飞快的皮带把头发、头皮拉去一大块
喷溅的树汁腐蚀着双手

含毒的胶水使皮肤发痒中毒
尖锐的木刺挑破手套刺进肉
炽热的火炉、热压机烘干工人的血
沉重的树桐压毙人命、残废手脚
光滑的木板横飞打断骨头
旋转的胶轮夹烂皮肉……

一大堆厂规条例

掷给工人一连串的酸楚、不幸
迟到要记过、扣薪水

吃饭半个钟头，多数人闹胃病
喝茶七分钟，迫工人留在车间

请了事假就失去年假

花红少得可怜

（一双拖鞋、一条面巾）

重病厂医也难得给半天假

工场赔偿要等半载一年

一年加薪二毛钱，必须勤劳“不捣蛋”

厂长、管工、领班专门吹毛求疵

责骂、训话，不许工人半句顶撞

开除、记过、调职、停职处罚……

那管你有情有理，一切任由老板裁夺

夹板厂工人赶早摸黑轮三班

大清早夜雾未散，寒风阵阵

早班工人赶路到工厂

接下夜班工人的重担

中班工人在烈日下赶去上工

三更半夜才能回家中

夜班工人在刺目灯光下操作

夜夜无眠，机器声里盼望黎明……

夹板厂的生产采取流水作业方式

刨台把树桐刨成一定厚度的薄板

薄板切成一定规格的单片

女工们弯腰俯身车枱边

从快速的运输皮带上拉下单片

按照规格、张数把单片整齐叠好

烘房的工人流着汗把单片烘干

烘干的单片区别树种和品质

一部份经过修补、拼接、分等打包供外销

一部份经过布胶、热压、方板磨光制夹板

连续的工序把工人的命运连成一串……

夹板厂，数千工人散沙一般
他们曾经踏进高贵先生集会的门槛
看到“劳资和谐”四个大字
沾满了工人的鲜血写在谈判桌上
有人咬紧牙关，挨一天算一天
有人痛心离厂，到社会上闯……

夹板厂，高高的烟囱喷着黑烟
夹板厂，是暗无天日的“陷人坑”
卑鄙的管工，利用职权威迫利诱
假情假义骗取女工的心
她们被蒙蔽欺骗，委曲求全被迫同居
可是，外地管工合约期满，离职回国
悄悄的，像陌路人把她抛弃
留下沉重的经济负担、心灵的创伤
有人横心一死
有人堕落欢场……

夹板厂工人的命运

好比树桐在苦咸的河水里泡浸
几时？裕廊河冲破束缚
让他们紧闭沉闷的心啊
也有激动的时刻
条件是人创造的
一阵风，吹旺了炽热的木屑
希望的火

燃烧在鲜红赤热的五月
照亮了苦难的裕廊河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七日)

寄自遠方

漫卷着月光的波涛，
一片银辉盪漾，
风很冷，浪也急，
大海无边无际……
独倚船栏，心潮滔滔，
远隔千里，你们可好！

当初，在裕廊河畔的工厂，
日日夜夜操劳在车间，
大家没有开怀畅笑，但有个愿望：
把生命的火花燃烧！
暴风雨曾扫过沼泽的红树林，
静静一湾河水，掀起巨大的波涛……

从此，艰难的生活增添了苦恼，

四处飘泊，奔波在生活线上。
岁月如流，往事已被淡忘？
问谁？还珍惜那痛苦的心愿，
缅怀着小山岗上的火焰木，
相处几年的工人宿舍。

如果你知道——
我曾走过荆棘的道路，
思想上的旧包袱、新抱负，
交织着心灵的痛苦，
你就不会怀疑，
生活的召唤，对我的鼓舞。

当我提起笔，踏上征途，
这笔尖蘸着的不是墨汁，
是腾沸着的血液，饱含生活的酸楚；
这心血，一滴滴反映着现实的可恶，
要给生活带来沁人心脾的甘露，
引来黎明的曙色。

如此流尽最后一滴血，

也依然脸不变色！
这些努力，心的响往，
对你讲，愿你是非分辨。
假如生活中蒙受委屈、中伤，
我将藐视它！
昂起头，走我决定的方向。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

童 年

当时，生活就像阁楼的昏暗，
煤油灯下爬着蜈蚣、蟑螂，
木虱的血污，形成丑恶的斑点，
涂黑了破旧的壁板。
买不起卧床，一家人就睡在
吱吱作响的阁楼地板上。
父亲拖磨着年老多病的身体，
夜夜咳嗽、气喘，
母亲早出晚归，在工厂
辛苦劳作一天只得三块钱！
“柴船头”是个贫民区，
也有人生活很富裕，
穷人因此就更忧悒！
父亲逝世时家无分文，
(一身债务，一世牛马)

在亲友的帮忙下草草埋葬……
以后姐姐出嫁，孤零零的我，
与母亲相依为命……
我的童年一无所有，
只有苦难磨炼成的一点骨气！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

估 俚 間

糊着旧报纸的板壁上，
挂盏暗淡的煤油灯，
照见木虱残留的血污；
煤烟弥漫着“估俚间”，
蟑螂从壁缝向外伸动触须，
老鼠躲在梁上张望……

两层的“统铺”，隔成狭小的床位，
一张破席遮不住烂木板颤动的声响，
没有家具，只有牛奶箱装盛破旧；
随处挂上粗布衣衫，
一件件浸透辛酸的汗渍；
几声低沉的咳嗽，
落在“估俚间”的阴暗里……

瘦弱的三轮车夫、苦力、拾荒老汉，

当年噙着一把辛酸泪，别井离乡，
在“估俚间”穷挨到今天，
眼看石叻，昭南岛，“自治”，“合併”，
如今又换上“共和”的旗帜……
大人先生们灯红酒绿中欢歌艳舞，
可是捐着重担，走在摇晃跳板上的苦力，
苦难中为南大、河水山灾黎义踏的三轮车夫，
已是风烛残年，却流落垃圾堆检破烂！
城市重建扫除了“估俚间”，
物价、屋租、水电，
把穷人推进苦难的深渊！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

海 員

輪船走着一定的航線
穿過酷熱、嚴寒……

——在風浪中飄泊，
生活老是那樣艱難。

每一個波濤，轟響着，
無數思念的苦惱；

——隨着翻卷的泡沫，
埋沒在廣闊的海洋。

整個生活挨着風浪，

海員渴望着岸上，

——土地氣息的新鮮，

卻又扔不了苦咸的水手衫。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七日）

歸

傍晚，輪船從“巴生”回航，
告別了渾黃的河水，
告別了紅樹林的港灣；
暮色里烏鴉在聒噪，
馬六甲海峽一片蒼茫……

在這悶熱的夜晚，
星星在夜空映着冷眼，
狹小的房間坐滿叙別的船員；
明天，我就要離開這艘船，
回到日夜思念的土地上。

大海的波濤曾使我嚮往，
去當一名海員經風雨，見世面，
如今，依然不到黃河心不甘！

可是，我应该回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那里也有纵横千里绿色的波涛！

在这短促的飘泊日子里，
亲历其境看到生活辛酸的一面；
今晚收拾行李，沉默的内心，
增添了冷酷的现实留下的创伤；
四海翻腾，我们也预期卷走辛酸的浪潮……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紅 燭

每当人间拜神祭鬼，
在香烟袅袅，鼓乐哀号声里，
你流泪……

一滴泪，一分灰心？
既然烧着自己，放出光明，
就爆出星星火花吧！

为什么灰心流泪？

啊，红烛！

离开习俗所囿而扮演的平庸角色，
离开高贵华丽的银烛台，
燃烧着你的光明，深入生活底层。
相信吧！当你走遍贫民区，
从一双双粗壮的手，

接过火种燃着你的心，
从那些破旧阴暗的窗洞，
放射出一线光明；
也许凄风苦雨再来折磨你，
可是，苦难不能摧毁信心！

啊，红烛！

你有一颗炽热的心，
随时准备燃烧自己，放出光明，
那就脚踏实地去生活，
风雨中温暖穷人的心；
你会看见生活怎样折磨穷人，
你会看见人们求生存的奋斗，
那些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
他们围坐在一起商量切身问题，
互相关心、爱护、帮助的高尚人格，
一定使你感动落泪……

啊，红烛！

当你洞察世故人情，
你流泪，可是因为力不从心？

是谁给你血肉的躯体？
是谁给你燃烧的灵魂？
匠人们赋予你的使命，
渗进了自己的心血，
一息尚存，始终不渝！

啊，红烛！
当你燃烧自己，放出光明，
为什么灰心流泪？
也许，你只是燃烧了自己；
为什么不把真理启示给人群？
让更多的心燃烧起来
让更多的心去追求生活的真理，
创造人间的温暖光明！
如此烧成灰烬，完成使命。
红红的烛芯的结晶
熔制成新的火花，
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

“早 晨”

大清早工友见面说“早晨”，
这是真挚的问好；
我也说声“早晨”，
向所有劳动者问好。

是谁起得早？
只有早起的人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摸黑赶早？
因为赚不够吃，生活费高……

昨夜加班睡晚，
早起更疲倦；
可是上工迟到老板扣钱又警告，
早早起身，饿着肚子和时间赛跑。

赶到车站，交通工友早已上班，

巴士车川行在打扫清洁的马路上；
熟食摊，吧刹小贩早已开档做生意，
胶工、渔贩、夜班工人挨过漫长的夜。

那些都市的市侩、阔佬，
过着声色犬马的夜生活，
从来不会起身早，
他们消失在拂晓之前。

虽然穷人生活比黄莲苦，
生活的道路心里却是清楚；
清晨在料峭寒风里唤醒大地，
阳光鼓舞着人们生活的信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

無 題

谁如果用笔尖，
挑开人生舞台的景幕，
谁就有责任，坚决、彻底，
拖出幕后一切丑恶咀脸。
什么鬼神、上帝、救世主，
让它光天化日下原形毕露，
人人谴责！
什么法律、权威、道德伦理，
翻出脏底子，将它的威风打下去！
用生活所教养出来的语言，
述说人们的行动和思想；
谱写风雨的年代，饱尝忧患
在苦难中站起来的劳动人民的形象。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

一個女文員

当她第一次用纤弱的手，
推开生活紧闭着的铁门，
坐在办公室一隅，忍住心跳，
战战兢兢面对人事经理的考问；
在这冷气设备的办公厅，
滴着冷汗怀着颗七上八下的心，
打字机单调的声响更叫人心烦。

曾经写过多少应征信，
每一次应征面试的失败，
渐渐冷却了热忱的心灵；
无数次无力拉开紧闭的铁门，
匆匆的离开那些冷漠的眼睛，
随着“升降机”落到生活的底层，
在拥挤的商业区踽踽地走，

抬头看到的只是建筑物的灰色，
身边走过了匆匆忙忙的人群，
她感到被社会遗弃的苦闷……

当她早到迟退生活在办公厅，
大热天披上绒线衣，
陪伴着单调的打字机；
生命就像洁白的纸张，
写上枯燥的数字，没有生活的方向，
烙印着打字机字粒的墨迹齿痕。
岁月在文件、副本、来往书信中，
歪歪斜斜写满千篇一律的无聊，
在她身边暗藏了阴险的“陷人坑”，
那些吃喝玩乐，应酬交际的客套……
写字楼掷给她满纸的谎言、欺骗！

曾经憧憬着生活的阳光温暖。
刻板的生活排斥着健康的感情思想；
冷气房隔离了社会的暑热、风雨，
泛滥着追求物质享受的腐败风气。
当她知道有人噙着眼泪离开这里，

她坚守着朴实的心灵，
去抗拒市侩流毒的侵袭，
去追求生活的真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



在“丹那美拉”

我们走在夜幕笼罩的路上，
曾经埋怨找不到露营地点；
丹那美拉海滩营火处处，
黑暗中映现了隐约的帐幕……

辽阔的大海舒展在星光下，
层层的黑浪晃动渔火的光圈；
搭一个帐幕，烧一堆篝火，
朋友，让我们在集体生活中互相学习。

是谁把幸福的响往热烈歌唱，
是谁咏颂着这时代壮丽诗篇；
一夜无眠听潮沙滩上，

料峭寒风里放眼黎明曙光。

明天，告别朋友们，走向工厂，
同条路上的朋友一定会再见面；
让我紧握你的手，
说一声珍重。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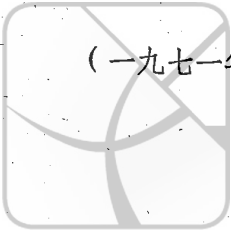


天橋剪影

许多天桥行人稀落，
牛车水的天桥行人拥挤；
浑浊的汽油味渗杂着浓腻的粉香，
导游员高声广播的洋腔，
唱片摊响起时代曲的哭调，
天桥长廊上传来新潮男女的嬉笑……
在这横架车河的天桥空间，
回旋欧风美雨交响乐的四重奏，
贪婪的眼光张望着桥上的少女，
黄色的街灯拱托出牛车水“繁荣”街景。

当路上风驰过回车厂的巴士，
当街边踟蹰着摇棍子的警察，
西风冷雨刮走街边小贩的生计……
那些寻欢的“夜游魂”，做三点半的“散仙”，

披着黑夜的外套沿着天桥挤入欢场；
夜总会灯红酒绿，贵人们歌舞通宵，
黑夜的羽翼蒙盖了繁华的真相！
且听沙莪巷如泣如诉的鼓乐哀号……
明天，天一亮吹吹打打把“死的”埋葬。
天桥上，天桥下，别有一番热闹！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卅日）

新加坡河之歌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
黑色的新加坡河波光闪闪。
闪闪波光里川行着驳船，
船工、驳力雄浑的嗓子，
回旋在黑色的浪花上。

新加坡河黑水悠悠流淌，
身手矫健的船工、驳力，
肤色比河水更黑亮。
黑色的河水渗流着他们的血汗，
黑色的河水孕育着他们的希望，

大清早，大船满载胶锡土产，
千吨重担压在船工的肩上；
他们拼着力气以肩膀撑着船篙，

沿着船舷一步一步把驳船推向前。

一座座桥梁贯穿两岸，
新加坡河黑水悠悠流淌，
它流淌着无数“猪仔”的仇冤，
它千百年来流淌着一个愿望——
让河水澄清，人间换！

(一九七一年十月卅一日)

鐵 釘 頌

具钢铁的本质，
一身骨头硬；
不怕强力，
经得起敲打锤击。

把分散的个体，
串连在一起；
埋头苦干，
劳动中经风雨，见世面。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三日）

過 春 節

春来了，
炮竹的红花，
在火光里爆开了；
这城市的“春节”，
没有鸟语花香；
要吗？

去“飞禽山”，“植物园”；
可是，印着“胡姬花”的钞票，
早已落进债主的腰包。

一样的“春节”，
有的人，
麻将枱上“叹世界”；
有的人，
坐在斗室里，
听街上鞭炮的响声，

听街边孩子的喧闹，

只祈望——

“龙马精神”！

“开工大吉”！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



收 檔 後

街边，

老张的粿条档，

太光灯熄了。

阴暗的“五脚基”，

蹲着

张妈和小孙子；

响着

洗碗的水声。

“收档了！”

“卡啦”、“卡啦”的木屐声响起，

老张抬起头，皱着眉头

望着小巷黑影移动，

“散仙七”来到档头；

“喂！龙哥的月仔镬？”

“怎么？才五块！”

“明天，补还……”

“你自己，去和他讲！”

“嗯，这个拿去当点心……”

一团阴影从眼前飘过，

洗碗声停住了，

张妈撩起衣襟擦眼泪……

夜深了！

“估俚间”传来幽幽的叹息，

“估俚苦，苦啊苦，

吃糜配菜脯，

一夜听更鼓……”

床铺格格作响，

有谁挣扎着翻身？

“爰，老张，睏了，不用想……”

夜深了哟，

寒街冷巷西风漫卷……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

柴船頭素描

(一) 潮漲的時候

潮漲了，
黑色的河水澄清了；
孩子的心灵，
漲滿了歡欣！
去！去嬉水游泳，
退了潮水就退了！

潮水漫過堤岸柴墘，
看姐姐揹上弟弟，
瞞着母親跑去涉水；
小孩子光着屁股，
在馬路嬉水追逐；
看紙船飄流、遠了，

这些童稚的欢笑……

河畔的人家，
看潮起，看潮落，
一个浪花又一个浪花，
喷溅五彩缤纷的泡沫，
嬉水的同伴星零四散；
而我，缅怀潮涨的时候，
一个崭新的童话世界！

(二) 暮 色

当巷口“胡椒栈”放了工，
街上走过一群群红头巾女工，
黄昏悄悄来到“柴船头”，
街坊的孩子攀着窗口高声叫喊；
——红头巾亚婶！红头巾亚婶！
昨日黄昏脚步杂沓声里，
难得一见欢欣的笑容；
今日夕阳依旧那样红，
街上走过稀稀落落的女工，
听不见孩子们天真的叫喊……

高楼拦住最末一道阳光，
赭色的屋瓦失去往日的金黄，
小巷的暮色来得更阴暗！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四日）



仙人掌與駱駝

指望沙漠那一点绿，
每一株仙人掌倾注了渴望的憧憬；
从仙人掌的针刺跃起生命的斗志，
从仙人掌的绿意放眼一片人造林。

但愿我们都是沙漠的骆驼，
背上驮着沉重的负荷……
扑面风沙迷失不了前进的方向，
驮着树苗要把春天插遍沙漠！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五日）

守 門 人

晚上，我回到“柴船头”

守门的孟加里星

依旧坐在绳编的床上

三十年，多漫长的岁月

一张床一个世界

他老了

疲惫的瞌着双眼

依旧裹着头巾

胡须全白了

我还记得童年生活的片断

孟加里星对一切感到茫然

那时，我和童年的伙伴

最喜欢坐在绳编的孟加里床上

守门人很喜欢小朋友们
他把烤熟的孟加里粿
分给我们尝尝新鲜的味道
他养了一只黑色的羊
早上，他去皇家山割草喂羊
黄昏，他小心地把羊关进木栅
黑羊哼哼的叫着
也许它觉得太孤单
孟加里星也一样孤单可怜

每一天
他等管栈财副来开栈门
然而，默默地
看着苦力背起麻布袋
在倾斜的跳板奔波流汗

他是守门人
家就是一张绳编的床
家就在栈房的屋檐下

二十年的时光

像屋檐临风的蜘蛛网
守门人是忧郁的
他默默地
喝着苦涩的椰花酒

(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



工業路上

工业路
落雨天
行人淋湿了衣衫
在柏油路上
撑雨伞的
遮报纸的
踩着泥泞积水
从车站跑步到工厂
以车代步的阔佬
悠闲的吸烟
隔着车窗玻璃
冷眼望着积水飞溅

工业路

大热天

柏油路冒白烟

行人汗湿了衣衫

路边草

青春晒成枯黄

尘土、木屑、黑烟

随着热风漫卷

随着车辆扑面横扫

行人捂着口鼻

听汽笛鸣响

快步从车站走向工厂

工业路

白天，夜晚

上班，下班

三三两两的工友

从车站走向工厂

从工厂走向车站

为三餐温饱

走在同条路上

见面说声早

同条路上的工友
陌生的、熟识的
都从心里问好

(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



我們廠邊那條河

我們廠邊那條河，
向來都是靜靜的流着；
靜靜的河水倒映着藍藍的天空，
天上的雲彩戲弄水波、帆影、木筏。

聽不見滔滔的潮水聲，
沒有艍公嘹亮的號子；
兩岸煙囪矗立的板廠，
汽笛的尖聲回旋在河上。

昨日、今日，我們廠邊那條河，
隨着潮水忽起忽落……
潮漲時涌現了萬頃碧波，
理想從我心底緩緩流過。

當你來到我們廠邊那條河，

千万要把青春的抱负坚持着；
且在平凡的生活里琢磨——
那些辛酸的劳苦绝不会落空！

（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



黃昏的裕廊河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日长夜短的七月天
向晚的天色还很亮
从船坞望见河上落下风帆的桅杆
绀住天边晚霞一线

暮色悄悄转变成蔚蓝
裕廊河水更湛蓝
这里，没有归鸟噪林的暮景
河岸飘起木屑燃烧的蓝烟
汽笛声声催促工人上班、下班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

畫 燈 籠

灯笼，灯笼

竹为骨

纸为皮

皮包骨的躯体

挨过通宵红烛泪

人生的凄风苦雨



画灯笼

一支彩笔

一双巧手

一碟色料

画灯笼的工匠

给节日庆典

渲染一派热闹气氛

给肃穆丧礼

写上世俗礼教的挽词
给神庙古刹，街坊酬神祭典
写“千秋圣诞”，“合境平安”

灯笼画
师傅传徒弟
教你削竹为骨
教你裱纸为皮
教你画草描花
教你龙飞凤舞的字画
教你生活的技能
做个画灯笼的巧匠
一支彩笔
画透千层灯笼纸
一排园园的红宫灯
描新意
人间挂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

倔强的十年

——致馬田先生

我们相逢在一起，
听你激动的诉说：
病楼十年的沉闷；
你的眼眶噙着泪水！……

看着你的被痛苦摧残的手，
我的心酸楚得疼痛；
而你却没有落泪，
你把泪水吞嚥！

你用残损的手，
写着，写着，一字一滴泪；
啊！这泪水不是悲伤的，
是容忍的高傲。……

多情的小伙子，

不愧对青年人的称号，
胸怀祖国的理想，
“笑着，活在这个世界上！”

“笑着，活在这个世界上！”
青春和健康被无情摧残，
生活用铁环把你箍起来，
这样的坚强，可不是容易和简单……

十年，倔强的十年！
你的歌缓缓的流过我心坎，
唱着一个火热的理想——
辛酸的劳苦绝不会徒然。……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在果园里

四月的澳洲
苹果花早已开过
寒霜打红枫叶

踏上 HUON 的码头
来到苹果园里
看结满枝头的苹果
——异国情景
不象家乡的胶林

HUON 的青山绿水
在晴朗的云天下
象一副壮丽的油画
在果园里多兴奋——

果农摘下红红的苹果
赠给我们火热的友情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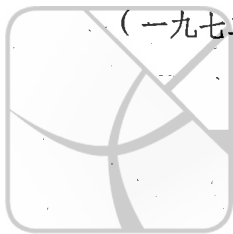


柴船頭的苦雨

雨季来了，
十二月的雨季，
柴船头的苦雨，飘着、飘着……
在炉灶湿柴燃烧的烟霭里，
在寒街黑夜三轮车油黄的灯晕里，
在一个夜归人瑟缩的身影里，
在咖啡档对着纸烟愁雾发楞的眼神里，
那样的绵绵苦雨，
最怕的是长夜淅沥！
躺在僵冷的地铺上，
听雨漏滴碎寂寞的夜半。
风从屋檐上大起来了，
空气里颤抖着一只饿狗的长号。
人们向着板壁上一盏煤油灯，

那一线微弱的哆嗦的光睁着失眠的眼睛。
邻家一位母亲抚慰着啼哭的婴儿，
茫茫雨夜，哼着一首无名的儿歌。
柴船头的苦雨，飘着、飘着，
在一颗颗挣扎着希望的眼睛里。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



你們來的時候

你们来的时候，
白茫茫的雾，
笼罩着夜的裕廊镇……

茫茫夜……
看不见静静的裕廊河，
看不见绿意盎然的红树林，
看不见烟囱翻腾着黑烟的恐怖……

茫茫夜，夜茫茫，
裕廊镇的街头，
街灯照着夜班工人的身影，
照见了小贩奔跑的街头即景。……

从拥挤的工人宿舍，

到尘埃飞扬，马达轰响的车间，
不绝如缕的血汗，
长年累月生产利益亿万！
没有我们就没有今天，
什么都瞒不了我们，
多少年来亲历其境，
别有一番感触！

茫茫夜……
站立在飞禽山上，
话题逐着心潮高涨！
环顾山下星罗棋布的工厂，
闪耀的灯光好象毒蛇的鳞甲，
夜风吹来一阵腥味，……
夜茫茫，黎明还远，
路还很曲折、漫长；
也许这儿比“云南园”冷？
可是你们来了，
我的热血起奔腾！

（一九七二年十月卅日）

朝 雾

裕廊河上的朝雾，
围笼住未了的夜色；
白蒙蒙的，
从浸着树桐的水面，
缓缓向上升腾……

升腾的朝雾，
裸露着胸怀，
透露旭阳微弱的光辉，
揭穿所有谎言底美丽。

这仅仅是开始，
明知行程多艰苦，
也许象云彩四处飘泊，

也许凝结成雨滴滋润大地……
从黑暗的冷夜挣扎过来的，
完全懂得自然规律的真理，
永远不会迷失自己！
真的，听声声汽笛，
痉挛的尖音，
颤抖在这多雾的早晨……
裕廊河上的朝雾，
微露着旭阳的光辉。

(一九七二年十月廿四日)

午夜的车廠

午夜的车厂，
白天的喧闹，
和着尘埃堕入黑暗。
巴士车一辆又一辆，
高高长长的车厢，
间隔成一堵堵车厢的墙，
间隔成一道道狭长的甬道。
没有咆哮的引擎声，
没有尖锐的汽笛声，
空气里散发出汽油味，
散发出引擎缥缈的白烟。

午夜的车厂，
白天的喧闹，
和着尘埃堕入黑暗。

刺不破夜的黑幕的街灯，
照在油屎浮游的路面，
照着洗车人的身影，
在车厢间隔的狭长甬道。
扫帚挥打扑面风沙，
一个个泥浆溅污的车窗，
被勤快的双手擦亮。

午夜的车厂，
白天的喧闹，
和着尘埃堕入黑暗。
听听急促的呼吸声，
那生命底强音，
划破了夜的深沉。
夜夜劳碌的洗车人，
汗水雾水湿衣衫，
缺少关怀的温暖。……
当阳光普照那一天，
洗车人的服务劳动，
绽开一车厢的笑脸。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後 記

我这几年都在裕廊河畔的工厂工场生活，以一个长年累月在车间和工地上操劳的人来写诗，把自己所写的诗和现实生活相比较，就发觉到自己的幼稚浅薄。这次朋友们建议我出版集子，当作是对我的鼓励；心想把它作为一本听取批评的集子，把它作为对我的策励，也就欣然接受了。

集子所选的都是这二三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诗稿。三年的时间我所能做的工作是那么少，写的稿还很不理想，而这些都是报刊杂志编辑先生诸多指教，朋友们和工友们的批评和关心所取得的一点成绩，谨此一一致谢。如果这些诗篇多少反映了

现实生活的图景，那也不是自己具备了写诗的素质或天才，我自幼生活在诗篇所描叙的现实生活中，和他们同甘共苦，一起流汗同桌吃饭，时时刻刻都感受着生活的艰苦，劳动者的心声、期望……却苦于不能好好的反映生活图景，诸多缺点希望大家批评。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

內容簡介

收在本书中的卅多首诗歌，都是作者在这二三年间写下的。作者本身是个工人，从小生长在凄风苦雨的柴船头，对挣扎在底层的生活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又在裕廊河畔的工厂工场生活了一段时日，对这“繁荣的工业镇”也有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写来真切，很有深度。



M \$1.20

Published & Printed
in
Singapore